

王承刚 王方 著



第一种危机

同名间谍剧由中央台拍摄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承刚 玉芳 著

第一种危机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
WCG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种危机/王承刚,王方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99-2150-1

I.第... II.①王...②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G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9267 号

书 名 第一种危机
著 者 王承刚 王 方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王志英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 万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150-1/I·2029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丹城是一座临海的美丽小城，在离蔚蓝的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幽静的别墅掩映在树丛里。在其中的一幢别墅里，从打开的窗户传来依稀的涛声，窗帘在风里微微地抖动着，海风吹进来，有一种潮湿的海腥味儿，屋里尽管开着灯，却很幽暗。肖震南一个人坐在灯下，一口接一口吸烟，显得心事重重。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声音，接着门被推开了，一个相貌平常，接近中年的男人快步走到肖震南的面前，俯身在肖震南的耳边说：“大哥，斯军接来了。”肖震南眉头一松，猛地按灭了烟头。

一个西装革履的英俊青年拎着一台手提电脑从门口进来，他看见肖震南十分尊敬地一躬身：“老板。”肖震南点点头，对中年人说：“石头，去倒两杯水来！”肖震南转头招呼还站在一旁的斯军说：“坐，说说你的计划。”斯军在肖震南的身边坐下，十分熟练地打开电脑，电脑屏幕上很快生成出同欣药物研究所大楼的结构图。斯军操作鼠标指着图上的楼层说：“这个研究所共有五层，这是大门，也是该所惟一的出入口。大楼里有6名保安分布在一至五层。一楼是动物实验区，研究所全部课题的动物实验都在这里完成，二楼和三楼是药理分析实验区和试制区。四楼是资料室和行政办公区，五楼是所长童

钢的办公室，AFK 的配方和工艺流程就储存在童钢办公室的电脑内，密码只有童钢一个人掌握。”斯军的鼠标继续在电脑屏幕上移动着，肖震南指了指屏幕说：“先说说办公区的保安措施。”

斯军说：“保安主要有两项措施：一、大楼内所有重要地域都安装了红外线监控探头。总控制室设在一楼，有专人 24 小时监控，二、每隔半小时就有保安在各楼层游动巡查。因此，想不被保安发现，首先必须躲过那些红外线探头。”

“你打算怎么进入童钢办公室？”肖震南问，斯军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奇怪的金属盒子，递给肖震南：“这是一个影像数据传输器，只要把它接在通向五楼的监控线路上，总监控室就只能看到我原先设置好的固定画面，就会认为五楼平安无事。也就是说，只要装好这玩意，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童钢办公室。”肖震南摆弄那个传输器：“这玩意好像有点意思，接着说。”斯军说：“现在只剩下一个难题了，据我所知，如果打开童钢的电脑后，不能在 30 秒内准确输入开机密码，电脑就会认定是非法侵入，它连接的遥控装置也就会立即报警。”站在一旁的石头惊道：“只有 30 秒?!”斯军望着肖震南：“老板，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恐怕无法破译密码。”肖震南拍拍斯军肩膀：“这事不用你担心，你只要安全进入童钢办公室就行了。还有别的问题吗？”斯军说：“为了万无一失，我找了一位助手，让她在大堂监控室接应，并随时通报楼内保安所处的位置。”

肖震南点点头：“好。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斯军说：“今天。今天正好有个好机会，我可以利用童欣把童钢调开。”肖震南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笑着说：“你是说童钢的姐姐童欣？我记得你说过，她似乎爱上你了？”斯军合上手提电脑，也笑着说：“不怕您笑话，她已经爱我爱得如痴如醉了。”肖震南沉吟了一下：“她那么精明，难道从没起过疑心？”

斯军笑道：“恋爱中的女人智商等于零。”说着斯军站了起来。肖震南也笑了：“我真替她遗憾。好，那就今天动手吧。”肖震南看了

看手表,说:“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老朋友也该到了。”



天已经黑了,一辆小车在同欣药业研究所楼前停下,童钢下车,跨进大楼。在大楼第二道门外,童钢掏出密码卡在刷卡器上扫描了一下,门自动打开了,童钢快步来到电梯口,上了电梯。童钢上了五楼,在二道门前往电子锁里插入磁卡,输进密码。电子锁液晶屏显示通过指令:您已通过安全检查,请进入。童钢推开办公室的门,他看见自己办公桌前的高背办公椅上已坐了人,正背朝门口。童钢不由一愣:“谁?”

高背椅缓缓转了过来,是一位精明干练、风韵绰约的女人。她就是童钢的姐姐,同欣药业的董事长童欣。童钢松口气说:“真吓我一跳。姐,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研究所?”童欣看着童钢问他:“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童钢一头雾水,抬起头来想了想,还是没想起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童欣:“什么……日子?”童欣笑着看着他,在童欣的眼里这个已经长到一米八几的弟弟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没有长大。她对童钢说:“行了,连自己生日都记不住,还能指望你记住别人的?”童钢恍然大悟,连连拍自己的脑袋:“你看我……竟把你的生日忘了。姐,真对不起。”

这时童欣的手机响了。童欣一看是斯军的号码,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她拿着电话走到窗前和斯军低声交谈。过了一会儿童欣收了线,转身对童钢说:“等一会儿一块吃饭吧,斯军订好了晚餐,他无论如何要请你一起去。”童钢笑了笑说:“我去不太合适吧,不是当灯泡嘛。”童欣看了看童钢,说:“我知道其实你不太喜欢斯军,为什么?”童钢迟疑了一下:“姐,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好话?”童欣说:“这还用问,当然是真话。”童钢还是有些犹豫,童欣对他说:“有话你就快说,别这么别别扭扭的。”童钢很直率地说:“你爱上他可能是个

误会。”

听到这话童欣一愣，脸上有点不高兴，她扬起头说：“你凭什么这么说？”童钢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出于直觉，一个科学家的直觉。”童欣打断说：“行了，你可以保留你的看法，不过今晚替我过生日，得顾我面子，绝对不能让斯军难堪。”

童钢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没问题。”童欣站起身，挽起自己精致的坤包，急匆匆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那就说定了，七点钟，‘西诺餐厅’见。”

街上陆陆续续亮起了灯，夜色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愈加阴暗。同欣药业研究所楼前不远处的一片暗影里，一辆黑色的轿车无声无息地停着。车内，肖震南、石中光和他们请来的电脑黑客“老朋友”无声地坐着，他们都一动不动地望着车窗外。

一辆红色轿车从远处驶来，在研究所大门口停下，红色的车体在昏黄的路灯下泛出一种奇异的颜色。石中光回过头对肖震南说：“大哥，斯军到了。”肖震南点点头对身边的电脑黑客说：“老朋友，我们可以开始了。”那个被肖震南称为老朋友的人迅速拿出一台看起来很小巧的手提电脑操作了起来。肖震南摇下车窗，石中光掏出一根香烟递给肖震南，肖震南摇了摇手，示意不要，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那辆车。斯军和一个穿着低胸紧身衣的漂亮女子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向大楼。车里的石中光狠狠地吸了口烟说：“现在就看斯军的了。”

两人刚走进门口，一个穿保安服的男人礼貌地拦住了他们。保安打量了一眼斯军身边的女子，堆着笑容说：“斯主任，按所里规定，非工作人员不能在晚上进入办公区……”斯军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子对保安说：“这是我表妹李红。”保安为难地看着斯军说：“斯主任，我们只是服从所里的规定……”斯军点点头说：“你们做得对，我要去办公室取一份资料，一会就下来，就让我表妹在楼下等我吧。”保安连连点头说：“那没问题，那没问题！”说着对李红做了一个女士优先

的手势。李红嫣然一笑，跟着保安进了监控室。斯军看着李红进去，便疾步上了电梯。

电梯在四楼停下，斯军走出电梯来到办公室门前，他一边假装开门，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楼道拐角的监控路线。

此时，打扮得性感诱人的李红正站在监控室的操控台前和两个保安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两个保安都有些魂不守舍，眼睛不时在她那凹凸有致的身体上瞟来瞟去。李红感觉到了他们热辣辣的目光，愈发轻佻起来。她从包里拿出一支口红，在嘴唇上轻轻擦着，眼睛却迅速地扫过屏幕墙上的每一台监视器。监视器里斯军已到了四楼办公室门前，李红便停止擦口红，她拉开背包拉链，想把口红放进去，可故意好像一不小心失了手，包掉在了地上，里面的口红、小镜子、化妆品、女人各种小零碎顿时散了一地。李红“啊呀”叫了一声，连忙蹲下去捡，两个保安也都忙不迭地蹲下去帮忙。李红瞥了一眼监视器，她看见斯军已经把影像数据传输器装在了监控线路上。李红又转头手忙脚乱地捡地上的东西，并连声向两个保安道谢。一个保安讨好地说：“小姐，没少什么吧？”李红打开包看了看，突然吃惊地喊道：“糟糕，我的钻戒怎么不见了？”两个保安不由都一愣，他们抬头看了一眼监控器，一切正常，于是继续蹲下身和李红一起细细找起钻戒来。

斯军装好传输器后快步登上了五楼，进了所长童钢的办公室。他从包中取出一台微型笔记本电脑与童钢的电脑主机连上，输入一系列数据后，敲下了“回车”键。

楼下肖震南车内，肖震南、石中光和“老朋友”正紧张地注视着电脑显示屏。突然，老朋友说：“OK，东西来了。”肖震南一声不吭地抬腕看了一下手表。石中光一边紧张的看着“老朋友”操作键盘，一边看着腕上的手表，口中喃喃自语：“1、2、3……”当石中光刚数到29秒时，“老朋友”清脆地敲下了“回车”键：“进去了！现在可以下载文件了。”石中光用手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肖震南从身上掏出一

张支票和一张飞机票递给“老朋友”，“老朋友”一言不发的接过，揣进了自己的口袋。肖震南声音低沉地说：“明天一早的飞机，记住，你从没到过丹城。”“老朋友”笑笑：“那当然，我这辈子从没见过您。”

在总控室里李红和两个保安还趴在地上，寻找那枚即使找遍全世界也不会找到的钻戒。李红带着哭腔抱怨道：“那可是我最喜欢的钻石戒指，太奇怪了，会掉到哪去呢？”两个保安连连安慰她：“没事，没事，掉这儿肯定丢不了，我们肯定给你找到。”李红偷偷地看了看表，估计斯军已经下载文件完毕，便悄悄地把一枚钻戒放在手里，好像突然找到了一样，大声喊道：“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两个保安的注意力都被李红吸引了，一齐挤到李红身边看那枚戒指。

正在这时，斯军面带微笑出现在总控室门前。李红迎上前去话里有话的说：“表哥，这么快就下来了？斯军点点头：“我们走吧。”说着和李红快步走出大堂，上了那辆红色轿车。两个保安怔怔地看着李红远去。呆立了一会，一个先回过神来，快快地对另一个说：“别看了，规定的时间到了，你该上楼去巡视了。”

巡视的保安例行公事地检查完了一至四楼，边上五楼，边拿起对讲机向另一个汇报：“总控，总控，我已经上了五楼，一切正常。”留在总控室里的保安看着监视器，监视器里的五楼楼道空空荡荡，没有半个人影。他用对讲机说：“你也太敷衍了事了吧？五楼你好歹上去一下再报告啊！”对讲机里传来另一个保安的声音：“我就在五楼啊！你是睁眼瞎啊，我在朝你挥手呢！看见没有？”总控室里的保安看了看监视器，还是没有人，他紧张起来，一把抓起对讲机：“你真在五楼？监控器上怎么看不到你？”

斯军的轿车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加油站停住。肖震南的车很快也到了。斯军跳下车，拎着手提电脑上了肖震南的车。他打开电脑，递到肖震南的面前说：“老板，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肖震南小心翼翼的接过电脑，好像接过的不是一台机器，而是捧着一件古董。斯军一敲键盘，电脑屏幕出现了 AFK 复杂的配方。肖震南兴奋得两眼放

光：“不错，不错，这正是我要的。”斯军面无表情地说：“老板，那我的呢？”肖震南朝石中光使个眼色，石中光赶紧把一个密码箱递给斯军。斯军打开箱盖，里面是一摞摞现金。斯军的脸上现出笑容：“再见，老板。”斯军拎着密码箱拉门下车，然后上了自己的那辆红色轿车，片刻之后，车像箭一样驶进了浓黑的夜雾。



童钢和童欣两人此时正在西诺餐厅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喝茶。童欣有些烦躁的看了看表说：“哎，斯军怎么回事，以前他可从来没迟到过的，就是路上堵车，现在也应该到了啊？”

童钢也看了看表，皱着眉头说：“姐，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有些心神不宁。”

好像在回应他的话，童钢话音刚落，他的手机蓦地响了。尖锐的声音破坏了古琴平和的节奏，餐厅里的其他顾客都纷纷将目光投向这里。童钢隐隐有种不祥之感，他抓起手机接听，神情不由大变。童欣紧张地问道：“怎么了？”童钢腾地站起身说：“姐，研究所出事了。”

药业研究所大楼前停满警灯闪烁的警车，警察匆匆忙忙地进出，现场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

童钢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已经到处是警察了。童钢直奔电脑。他打开电脑，检查电脑里的文件。童欣和警察刘天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童钢操作键盘的手突然停了，他说：“文件被复制了。”童欣浑身一震：“复制的真是‘AFK’的配方？”童钢苦恼地把手插进了头发里，说：“没错。”童欣转头问保安：“今晚有谁来过研究所？”保安语无伦次地说道：“没有什么人……不，我的意思是没有什麼外人……只有斯主任和他表妹……”

童欣震惊地说：“表妹？斯军哪有什么表妹！”保安怕牵扯到自己身上，着急地辩解着：“董事长，今晚确实只有斯军来过……我

……。”警长刘天把影像数据传输器放在了童欣面前：“斯军在传输线路上装了这个，所以当时监控室没发现他。”童欣肩膀微微发抖，她竭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她感到自己和斯军所有的柔情蜜意的往事，此时都变成了千万道利箭，箭箭射在她的心头。童钢想安慰一下童欣，但他还没碰到童欣，童欣早已站起身向外走去。

童钢急忙拦住姐姐：“姐，你怎么了？”童欣强作镇静地笑笑说：“别担心，我去一下洗手间。”童钢无奈地看着童欣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

童欣进了洗手间把门反锁的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内心像雪崩了一样坍塌下来，她好像根本站不住了，童欣无力地靠在门上。过了良久，她才回过神来，她用手机拨斯军的号码，但因为手在不停颤抖，连拨几次都拨错了。她深吸一口气，定住神，终于拨出了电话，但电话那端传来的是“对方已关机”的提示音。她不罢休，连着按了十几遍“重拨”键，但手机里传出的仍然是：“对方已关机。”童欣终于失去了耐心，她发疯般猛地把手机砸向面前的镜子——镜子“咣”地一声顿时四分五裂！满地的镜子碎片里，映射出无数个因极度愤怒、伤心而扭曲的女人的脸。童欣的肩膀开始抽搐，终于，她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童欣在洗手间里补过妆之后回到办公室，她已经恢复了平时镇定自若的神态。刘天对童欣说：“童总不要太着急了，我们会抓到罪犯的。”童欣点点头。童欣的手机突然响了。她一看来电显示忍不住叫出声：“是斯军！”刘天说：“快接！和他多聊一会，尽量拖住他！我们可以查到他的方位！”童欣点头接通电话：“喂？斯军，你在哪里？我和童钢还在等你吃晚饭呢！”

电话那头传来了斯军的声音：“童欣，你不用骗我，我知道你在童钢的办公室，旁边肯定还有很多警察。不错，‘AFK’配方我确实复制了，我进同欣公司想方设法接近你，也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说声对不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童欣咬着嘴唇，她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斯军继续说：“不过我早知道童钢的文件里设了蠕虫程序，你放心，我并没破坏它，药方也没泄露。”童欣捂住话筒转头问童钢：“你在文件里设了蠕虫程序？”童钢一拍脑袋：“嗨，我刚才急糊涂了，我在那个文件里设置了一个蠕虫程序，如果有人非法复制文件，文件就会自动销毁。”童欣点了点头，继续和斯军说话：“斯军，我知道你只是一时冲动，回来投案自首好吗？我和童钢都会原谅你的……”电话里，斯军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声音低沉地说：“童欣，有些事一旦开始就没法回头了。你可以恨我，但有一点你该明白，你们的配方是无价之宝，即使我不干，也总会有人去偷的，这是我心里话。”童欣刚想说话，电话里传来一阵嘟嘟的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一个警察跑过来向刘天报告说：“刘队长，查到了！根据我们的定位仪定位，斯军现在在海滨公路！”

海滨公路上，斯军挂断手机，他随即将那部手机扔出了车窗，手机落在公路旁摔成了碎片。李红从倒车镜里看见肖震南的车从他们后面追了上来，她焦急地大喊着：“斯军！快！他们追上来了！”斯军把档位推上去，猛踩油门，他的红色轿车风驰电掣般向前疾驶。

肖震南坐在车里，看着电脑上一个小怪物正在把显示的配方迅速地吃掉，肖震南拍打着键盘上的按键，却什么反应都没有。肖震南绝望地大叫：“这是怎么回事！快，追上斯军！这小子想涮我们！”石中光开着车加大油门朝斯军的车追上去。

斯军车速在不断提高，蓦地，一辆巨大的运货卡车斜刺着开出。斯军大惊，猛地一打方向盘，冲过了路边的水泥桩，一头栽下了万丈悬崖。肖震南的车赶到悬崖边停下。从他们视线望去，崖下的海边，斯军的汽车已经燃烧成一团火球，那只装钱的密码箱已被巨大的惯性摔到了车外的半空中，钞票在远处灯光的照耀下，像天女散花一样四处飘散。

肖震南怔怔地望着那团熊熊的火光，良久无语。最后他叹了一口气，对石中光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回去吧。”



丹城的早晨似乎总是来得特别早，耀眼的晨曦从窗帘缝隙中射进童欣的办公室。童欣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了一夜。这一夜，她想了很多。她想起了自己几年前的一次不愉快的婚姻，想起了和斯军的初见、热恋，也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一切。几年前的那次婚姻失败后，她曾经对爱情不再抱有希望，直到斯军出现，她才重新鼓起感情的风帆，可就当 she 准备将终身托付给他的时候，这个男人却以这样一种方式背叛了她，她觉得命运之神真是会和她开玩笑。

童欣就这样坐在办公桌前，边想边呆呆地望着那个装着斯军照片的镜框。终于，“啪”地一声，她把镜框狠狠反扣在了桌上。一个二十六七模样、穿着一袭职业套装的女人走了进来。这是童欣药业集团的行政主管关渺森。她见童欣两眼通红，显然是一夜未合眼，便关切地问：“董事长，我开车送你回去休息吧，公司这边有我，你太累了。”童欣摇了摇头，像想起了什么似地说：“渺森，斯军出事以后，公司人心不定，谣言四起，你要想办法让公司尽快恢复正常……这副担子不轻啊。”

关渺森把随身带的一个大大的文件夹递给童欣说：“董事长放心，我已经做了个计划，请你过目。”童欣翻了翻关渺森递上的计划，不禁现出笑容：“你想得很周到，不过不能纸上谈兵，一定要马上全部落实。”关渺森表情肃穆地说：“是，董事长。”

童欣看着关渺森，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渺森，你不仅是公司行政主管，也是我好朋友，在这个非常时期，只能多辛苦你了。”关渺森淡淡地一笑：“应该的。董事长，你好像很疲惫，要不我陪你出去散散步？”

童欣笑笑说：“谢谢你了，我没事，你去忙吧。”关渺森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但在门口又停下脚步。童欣觉得关渺森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跟她讲，便说：“还有事吗？”关渺森稍一迟疑，最终还是摇摇头说：“哦，没有。再见，董事长。”

尽管是一个在商界厮混多年的老江湖，肖震南也没有从昨天的恶梦中挣脱出来，他失魂落魄地缩在沙发里。石中光正在一旁为他打气。“大哥，你别多想了，斯军死完全是个意外，根本不是你的责任。”肖震南叹了口气，有些伤感地说：“他死得太不值了，石头，说心里话，我真后悔跟 JD 公司做这笔交易。”

石中光刚要说话，电话响了。两人相视一眼，肖震南示意石中光去接。石中光接通电话，不由神色大变，石中光告诉肖震南，JD 公司的老大温逊已经到丹城了，一小时以后就要登门拜访，按的事先约定他们该交货了。肖震南顿时脸如死灰，一声不吭。肖震南知道 JD 公司可不是普通公司，他们什么都干，包括杀人。肖震南的身子在沙发里缩得更小，好一会才站起身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总得挨这一刀，走，去见他们吧！”

肖震南和石中光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某大酒店的一间豪华套房内。JD 公司的老大温逊正站在一个大玻璃鱼缸面前，慢条斯理地给金鱼喂食。他的身后站着几个戴墨镜的膀大腰圆的保镖。肖震南把整个事情过程讲述了一遍。温逊似乎并未注意肖震南的讲话，仍然不紧不慢地喂着鱼食，然后不紧不慢地从保镖手里接过手帕擦手，不紧不慢地走到肖震南的跟前说：“那你说，什么时候再给我？”

肖震南咬了咬牙，下定决心似地说：“对不起，温逊先生，我不想干下去了。”温逊听了几乎叫起来：“你说什么？我们早就付了 300 万定金，你居然轻描淡写说不干了？”肖震南说：“我可以把那笔定金还给你。”温逊轻蔑地一笑：“还给我？这话说得太轻松了吧？我温逊缺这一点钱吗？”肖震南说：“可我……我从没想到过会死人，再说，斯军一死也没人能帮我了。”

温逊走到金鱼缸前,拿起一枚捞鱼的小器具,看准了一条最小的金鱼捞了上来,语气又恢复了刚才的慢条斯理:“肖先生有些急糊涂了吧?谁说没人?我对你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你当然还有人。”肖震南不解地看着温逊。温逊一面看着那条搁浅的金鱼来回挣扎,一面冷冷地说:“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肖震南浑身一震:“你是说弱语?不,不,这不行!弱语她还是个孩子啊!”温逊说:“孩子?我知道她已经从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了,而且还是个高材生。你要是聪明呢,就让肖弱语顶替斯军去当卧底;要是糊涂呢,我就没法担保她会不会像斯军一样,霎那间也变成具尸体了。”

夜深了,一轮明月悬在半空中,把整个海面染成了一片银色。玩闹的人渐渐散去,肖震南一个人默默坐在沙滩上,脚下潮起涛涌,拍岸的海浪激起阵阵的喧嚣。肖震南一动不动地坐着,白天温逊威胁他的话在脑子里挥之不去,肖震南对着大海喃喃地说:“我该怎么办呢?弱语,你说你爸该怎么办呢?”

回答他的只有呜呜作响的冰凉的海风。

5

丹城并不是一座大城市,但因为靠海,旅游业比较发达,在玩乐休闲方面也并不比大城市的潮流落伍多少,甚至在某些方面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比如在大城市白领族和学生族中方兴未艾的“极限运动”——攀岩、登山、蹦极、滑板之类的休闲运动,在丹城便开展得如火如荼。

此时,人头攒动的蹦极塔下,几个年轻人正兴奋地对着一个女孩高喊:“快跳!快跳!”这个漂亮的女孩子便是肖震南的独生女肖弱语。她刚从省医药大学毕业,站在下面喊的是她的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肖弱语紧闭双眼站在塔顶,她试着迈了一步,又紧张地

收回脚。一旁的另一个同学韩玉似乎更紧张：“算了，弱语，不就赌500块钱吗？认输算了。”肖弱语闭着眼睛不吭声，她咬着嘴唇，调整自己的呼吸。

塔下，有个白白净净的男生始终关切地望着塔顶的肖弱语。他叫赵岩。赵岩见肖弱语始终没跳，终于忍不住了，喊道：“肖弱语，害怕就别跳了，算我认输……”赵岩的话还没落地，肖弱语已经飞身从塔顶跳了下来。几个同学不由地鼓掌欢呼：“肖弱语太酷了！”

肖弱语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向赵岩，挑战似地看着他说：“喂，你输了，怎么说？”赵岩目光中全是柔情，他温柔地说：“其实你还没跳，我就已经认输了。”肖弱语并没领他的情，像个胜利的将军似地说：“下次打赌可要认准人，快请客吧。”

肖弱语来到一个干净的饭馆前，韩玉推着赵岩说：“就这儿了，快进去吧！”大家哄着肖弱语和赵岩进去了。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学举起杯说：“我提议，先敬最可爱的同学肖弱语一杯，临毕业之际，慷慨大放血，请我们到美丽的丹城来旅游。来，干。”众人喝干，那个同学又举起酒杯说：“第二杯，该敬最令我们羡慕的赵岩了，他已经吃了定心丸，要回家乡的卫生局当副科长了，是不是？赵科长？”

赵岩瞥了一眼肖弱语，似乎有些伤感地说：“还……还没定呢。”肖弱语口无遮拦地说：“真是作秀，是不是存心气我们呵？”韩玉有些酸酸地说：“弱语，我看你也在作秀。你有个当大老板的老爸，找工作哪用发愁？”其他同学连声附和道：“就是，就是，我们哪有你的命好。”

肖弱语最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那个当老总的爸爸联系到一起，放下酒杯正色道：“喂，你们是不是觉得，离开老爸我就活不成了？听着，我就是要饭，也不会让我爸养活我。我要自己开公司，自己做老板。”赵岩赶紧举杯说：“那好，我第一个跟你打工。”

韩玉笑道：“谁给谁打工呵？那叫夫妻老婆店。”肖弱语尴尬地说：“你喝多了吧韩玉？”

赵岩却一脸幸福地和大家轮流碰杯，嘴里说着：“来来来，我敬各位三杯，今天我们不醉不休。”

清晨，肖弱语头昏脑胀地醒来，穿着睡衣来到客厅。客厅一角的沙发里，肖震南正在抽烟，见肖弱语出来连忙将烟掐灭。肖弱语调皮地笑笑说：“爸，我昨晚是不是喝醉了？”肖震南慈祥地望着她说：“没喝醉能让人背回家？”肖弱语拍拍脑袋说：“丢人，太丢人了。我以后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肖震南忽然像想起什么似地说：“喝点酒倒是小事，忘了正事问题就大了。弱语，你快毕业了，有没有什么打算？”肖弱语撒娇地坐到爸爸身边：“有啊，不过我想先问你要一样东西。”肖震南一怔道：“是吗？你说吧，要什么？”肖弱语作了个鬼脸，调皮地说：“你先说答不答应。”

肖震南苦笑了一下说：“鬼丫头，从小到大，只要你开口，爸爸不连天上的月亮都摘给你吗？”肖弱语上前勾住肖震南的脖子道：“老爸，这回我可不要你去摘月亮，你只要把你的东方制药厂送给我就行了。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大企业。”

肖震南的笑容慢慢僵硬了。肖弱语看到了爸爸的神色变化，放开手疑惑地问：“怎么了？老爸？”肖震南摇了摇头说：“没事，爸现在有些累，这事能不能以后再说？”说着，肖震南起身向里间走去。

肖弱语闷闷不乐地穿好衣服，来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从小到大，每次她跟爸爸闹情绪的时候，她都会站在这棵葡萄树下不吃不喝以示抗议，而每次肖震南都会过来哄她，直到她破涕为笑。惟一不同的是，她的个头越长越高而葡萄树却越长越老了。肖弱语掐了一片叶子一点一点揉碎，之后又掐了一片……脚下的叶子碎片越积越多，但肖震南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她的面前。

一辆车在门外停下，石中光在车里注视着肖弱语，好一会才下车向她走去说：“弱语，你怎么了？干吗站这儿发呆呵？”肖弱语照旧无